

南朝齐陆澄《地理书》辑佚及相关问题考证*

刁美林

提 要：南朝齐人陆澄所撰《地理书》及《地理书抄》（均已亡佚），其以《山海经》等160家地理著作为基础编纂而成，对于保存我国古代众多短篇零卷的地理学著作有较大作用，价值极高。然而，关于《地理书》的作者问题，史籍记载不一，更有将其与南朝宋学者刘澄之混淆的情况。南朝梁学者任昉，清代学者徐乾学、俞樾、王謨、章宗源、姚振宗及现代学者刘纬毅等都曾分别对陆澄《地理书》进行辑佚、考证等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因此，在掌握新史料的基础上，对陆澄地理二书及其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梳理考证，释疑解惑，很有必要。

关键词：陆澄 刘澄之 地理书 地理书抄 永初山川古今记

南朝齐陆澄所作《地理书》150卷及《地理书抄》20卷，是作者以《山海经》等160家地理著作为基础编纂而成，对于保存我国古代众多短篇零卷的地理学著作有较大作用，价值极高，却不幸亡佚。自古至今，不少学者都对这部佚书进行过整理与研究，史籍也多有记述，但终因材料有限，难以复原其本来面貌。笔者经过梳理诸多新材料发现，之前关于《地理书》的一些相关记载并不准确，古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有进一步厘正的必要。因此，本文以新材料为基础，对陆澄地理二书及其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考证，讹者正之，略者详之，阙者补之，务期于陆澄地理二书之研究有所裨益。

一 陆澄及其《地理书》

（一）陆澄及其地理二书。陆澄（425—494），字彦渊，吴郡吴人。祖劭，临海太守；父瑗，州从事。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起家太学博士，以评议经典迁秘书监。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累迁御史中丞。仕宋至齐，永明初，为度支尚书，领国子祭酒。隆昌初，以老疾转光禄大夫。卒，谥靖。世称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晚年欲撰《宋书》，未成。撰《地理书》及《地理书抄》二书，死后乃出。有《汉书注》1卷、《汉书新注》1卷、《述正论》① 13卷、《杂传》19卷、《南北朝政论》13卷、《缺文》13卷。② 曾与平昌伏曼容、河内司马宪“共撰《丧服》③，义既成，又欲与之定礼乐”④。另据宋孙应时宝祐《重修琴川志》卷4、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7有“陆澄《吴地记》云”等语，可知陆澄撰有《吴地记》，卷次内容不详，不可考。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39、唐李延寿《南史》卷48、唐许嵩《建康实录》卷16等均有传。

我国古代的地理书，大多是短篇零卷，极易散失，陆澄便把《山海经》以下160家地理著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2013年度科研课题“清代方志文献与方志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按，王应麟：《玉海》卷62《艺文》作“述政论”，清光绪九年（1883）浙江书局刊本，第10页。

② 参见《隋书》卷34《志》，百衲本影印元大德刻本，第9页。

③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64《掌礼部》：“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古今杂记》。”明刻初印本，第15页。

④ 姚思廉：《梁书》卷48《列传》，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第3页。

作,按地区编成总志性质《地理书》149卷。据《隋书》记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澄本之外,其旧事并多零失,见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笔者注:实际仅存39家)……《地理书抄》二十卷,陆澄撰。”^①

由此可见,齐、梁时代所见到的《地理书》,到唐初已仅存1/5。元明以后,不但陆之辑本失传,连《隋志》所著录之《地理书》也十不存一了。陆澄所撰《地理书》及《地理书抄》二书均佚,后人无从窥其原貌,现仅以史籍见载获知其零散信息。

(二)《地理书》另一作者邓基。齐《地理书》150卷,其著者陆澄为学界公认,无异议,而对于该书另一作者邓基却记载不多。据笔者统计,将邓基作为该书作者之一予以记载的有欧阳修《新唐书》、王应麟《玉海》、清沈炳震《唐书合钞》、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清缪荃孙《唐书艺文志注》、清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清洪亮吉《更生斋集》:

《地理书》一百三十卷,《新(唐)书》一百五十卷,邓基、陆澄撰。^②

《唐书·艺文志》:邓基、陆澄《地理志》一百五十卷。邓基,未详,岂与陆澄同编是书者欤?^③

《唐志》:“邓基、陆澄《地理志》一百五十卷。”《隋志》又有:“陆澄《地理书抄》二十卷。”^④

邓基、陆澄《地理志》一百五十卷。《隋志》:“《地理志》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⑤

此志征引繁富,多南宋以后所未见本,即以地志论,晋《太康土地记》,宋《永初山川古今记》,阚骃《十三州记》,顾野王《舆地记》,魏王泰《括地志》,贾耽、李吉甫《十道志》,以迄圈称、譙周、鲍坚、李克、周处、陆机、晏谟、张勃、邓基、任昉诸人所札录者,多至百数十种。^⑥

《地理书》一百五十卷,陆澄撰……《新(唐)书》:“一百五十卷,邓基、陆澄撰。”按:《隋志》“五十”作“四十九”,但言陆澄,不言邓基。^⑦

关于邓基详情,以目前史料所及,尚无可考。

二 《文选》相关著作等记载《地理书》之误

(一)《文选》诸书著录“刘澄之《地理书》”之误。关于《地理书》作者,又有“刘澄之”说。此说误。刘澄之为《地理书》作者之说肇始于南朝梁萧统编纂的诗文总集——《文选》。《文选》征引文献丰富,其中就有关于《地理书》之文字记载:“刘澄之《地理书》曰:

① 魏征:《隋书》卷33《志》,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第22页。

② 沈炳震:《唐书合钞》卷73《志》,清嘉庆十八年(1813)海宁查世倌刻本,第38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民国“师石山房丛书”本,第16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第21页。

⑤ 缪荃孙:《唐书艺文志注》卷2《乙部史录》,清藕香簃钞本,第118页。

⑥ 洪亮吉:《更生斋集·文甲集》卷3,清光绪三年(1877)洪氏授经堂增修本,第5页。

⑦ 罗士琳:《旧唐书校勘记》卷28《经籍志》,清道光惧盈斋刻本,第40页。

‘肴有纯石，或谓石肴。’”^① 唐吕延济、李善等《六臣注文选》、清胡绍煊《文选笺证》亦作此记载。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刘澄之《地理书》曰：‘肴有纯石，或谓石肴。’据此注，则曲崱或本作石肴。”^② 清董增龄《国语正义》在注解《国语》“晋人败诸穀，获其三帅”语时，引用《文选》李善注语作为论据：“《文选·西征赋》李善注引刘澄之《地理书》：‘肴有纯石，或谓石肴。’”^③ 并未意识到“刘澄之《地理书》”之误。清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受《文选》误导，以为撰《地理书钞》10卷本之刘黄门即为刘澄之：

《地理书抄》十卷，刘黄门撰。《文选·西征赋》注：“刘澄之《地理书》曰：‘肴有纯石，或谓石肴。’”《后汉书·献帝纪》注：“刘澄之《地记》曰：‘禅陵以汉禅位，故以名焉。’”《水经·河水》获水、谷水、伊水、洙水、夏水、漾水、沅水、耒水、赣水注，并引刘澄之语，不著书名。^④

对于《文选》诸书著录“刘澄之《地理书》”之误，宋人王应麟在撰写《玉海》一书之晋《畿服经》、齐《地理书》、梁《地记》、陈《舆地志》等条目时，就已经有所指摘：

齐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隋志》二百四十九卷：“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唐志》：“邓基、陆澄《地理志》一百五十卷。”《隋志》又有陆澄《地理书抄》二十卷，南史庾仲容众家《地理书》二十卷。《选》注引刘澄之《地理书》。^⑤

他先是详细记述陆澄著《地理书》之史实，紧接着，用一句“《选》注引刘澄之《地理书》”结束齐《地理书》条目的撰写，虽未明言《选》注之误，却表明了自己的怀疑态度。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亦认为刘澄之未曾撰《地理书》，其所撰应为《永初山川古今记》：

《地理书钞》十卷，刘黄门撰。刘黄门未详，疑是梁刘璆，有《京师寺塔记》，见后。章氏考证《文选·西征赋》注引“刘澄之《地理书》”，《后汉书·献帝纪》注引“刘澄之《地记》”，《水经·河水》获水、谷水、伊水、洙水、夏水、漾水、沅水、耒水、赣水注，并引刘澄之语，不著书名。案章氏以刘黄门谓即刘澄之，不言所出，未详所据，岂以《水经注》称刘中书误记为黄门欤？若是，则《水经注》等所引乃澄之《永初郡国记》，非此书也。^⑥

依据姚氏论证思路，笔者对《水经注》内容进行了粗略统计，其引用刘澄之语多达21处，

① 参见萧统：《文选》卷10《纪行下》，胡刻本，第9页。

② 梁章钜：《文选旁证》卷12《卷八下羽猎赋》，清道光刻本，第25页。

③ 董增龄：《国语正义》卷2《周语中》，清光绪章氏训堂刻本，第18页。

④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清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三十三种丛书”本，第29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第21页。

⑥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第24页。

却并未有涉及《地理书》之语，仅提及其所著《永初山川古今记》，这从侧面印证了刘澄之未撰《地理书》之史实。

(二) 关于刘澄之及《永初山川古今记》。事实上，“刘澄之《地理书》”的出现，并非仅仅是“陆澄之《地理书》”的误写，而是确有刘澄之其人，且其与陆澄所处时代相近，学术领域相同，学术成就相当。

关于刘澄之，史志记载不多。清郑梦玉修、李征霁纂同治《南海县志》云：“刘澄之，有《江州记》《扬州记》《宜都山川记》《宋初古今山川记》，殆刘宋人也。”^①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参考南朝梁沈约《宋书》、清傅恒《通鉴辑览》及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等史料，对刘澄之及其《永初山川古今记》记录稍详：

《永初山川古今记》二十卷，齐都官尚书刘澄之撰。

《宋书·顺帝本纪》：昇明元年八月，以骠骑长史刘澄之为南豫州刺史。

又《宗室传》：营浦侯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祖岩，父涓，子彭城内史。遵考元徽元年卒，谥曰元。公子澄之，顺帝昇明末贵达。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终不受，乃杀之，追赠黄门郎，诏谢庄为之谏云。《通鉴辑览》：齐高帝建元元年五月，齐主萧道成弑汝阴王，灭其族，遂杀宋宗室，无少长皆死。刘澄之，遵考之子也，与褚渊、善渊为之固请故，遵考之族得免。^②

综合上述史料，刘澄之传记大体如下：刘澄之，南朝宋宗室。父刘遵考，宋营浦县侯。元徽元年（473），遵考卒，澄之袭封。昇明元年（477）八月，澄之以骠骑长史迁南豫州刺史。入齐为都官尚书。建元元年（479），齐主萧道成逐杀宋宗室，少长皆死，澄之固请，其族得免。撰《永初山川古今记》20卷，佚；王谟《汉唐地理书钞》、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叶昌炽《殷淡庐丛稿》均有辑佚。至于同治《南海县志》等文献所记载之《扬州记》《荆州记》《江州记》《豫州记》《梁州记》《广州记》《交州记》《司州山川古今记》等，皆为《永初山川古今记》之篇目，实属于一书。对此，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论证颇详：

案：宋武受禅，改元永初。永初之时拓地稍广，《宋书·州郡志》序言所据诸书有《永初郡国》，故篇中时以为言。是书盖总名《永初郡国记》，故《初学记》《御览》引刘澄之《扬州记》《荆州记》《江州记》《豫州记》《梁州记》《广州记》《交州记》，而本志亦别出《司州山川古今记》三卷，皆是书之篇目也。是书明著二十卷，而章氏云一卷，别以《御览》诸书所引《广州记》等六部分著于后，皆以为本志不著录，何其谬欤！章氏唯欲自诩博览，于本志多所窜乱，地理类尤甚焉！^③

据姚氏所述，《永初山川古今记》应是一部地理总志，性质与陆澄《地理书》相同。除《水经注》引用刘澄之《记》数十处之外，其他如唐徐坚《初学记》引用12处，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用5处，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引用9处，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用3处，明

① 郑梦玉修、李征霁纂：同治《南海县志》卷10《艺文略》，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10页。

②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第18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第19页。

彭大翼《山堂肆考》引用5处，明郑若庸《类隽》引用3处，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用5处，清傅泽洪《行水金鉴》引用5处，清洪颐煊《汉志水道疏证》引用3处，清胡渭《禹贡锥指》引用5处，清吴世熊等同治《徐州府志》引用5处等，其资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使用《永初山川古今记》，后人还注重对其进行研究，辨正其误，如清孔自来纂顺治《江陵志余》：

郭仲产曰：“华容县东有范君墓，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称蠡是先世，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盛弘之、刘澄之皆误以为蠡冢，而不知去仲宣之吟地远与？又资福寺东有范王墓，亦不识为何许人。”^①

清李瀚章修、曾国荃纂光绪《湖南通志》：

《晋西戎令范君墓碑》。岳州府。

《水经注》：夏水历范西戎墓南。王隐《晋书地道记》曰陶朱冢在华容县，树碑云是越之范蠡。晋《太康地记》、盛宏之《荆州记》、刘澄之《记》并言在县之西南。郭仲产言在县东十里，检其碑，题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详，其人称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观其所述，最为究悉，似亲经其地，故违众说，从而正之。

《（嘉庆）通志》案：据酈道元所言，是王隐以此碑文中有范蠡字，因误为陶朱冢，《太康地记》及盛宏之、刘澄之皆袭其谬，惟郭仲产检碑题额，方知是西戎令范君墓，乃蠡之后裔。又，碑立于晋永嘉二年，故道元定为西戎令墓而正之也。考刘澄之，齐都官尚书，撰有《永（〈隋志〉作宋）初古今山川记》二十卷，及《司州古今山川记》三卷（见《隋书·经籍志》）。郭仲产有《荆州记》二卷，见《唐书·艺文志》。^②

值得注意的是，后人在引用《永初山川古今记》时，或省“永初”字，或省“山川”字，或省“山川古今”字，或直接书其篇目《荆州记》《江州记》《豫州记》等，酈道元《水经注》更是直称“刘中书”，读者应注意辨识。

（三）关于刘黄门。关于刘黄门，章氏言“即刘澄之”，误。姚氏“疑是梁刘璆”^③，清缪荃孙著《唐书艺文志注》亦持此论：

《地理志书钞》十卷。《隋志》：“《地理书钞》十卷，刘黄门撰。”姚继宗以为即此书。刘黄门疑是梁刘璆，有《京师寺塔记》，尝官黄门，见《周书·刘璆传》。^④

据《周书·刘璆传》载，刘璆之兄“黄门郎璆，有名江左，在岭南闻”^⑤。而以目前资料所及，仅有刘璆撰《京师寺塔记》10卷、《录》1卷的记载，尚未有撰《地理书》10卷的记载。

① 孔自来纂：顺治《江陵志余》卷9《志墟墓》，清顺治七年（1650）刻本，第2页。

② 李瀚章修、曾国荃纂：光绪《湖南通志》卷261《艺文志》，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第12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1《史部》，第24页。

④ 缪荃孙：《唐书艺文志注》卷2《乙部史录》，第118页。

⑤ 令狐德棻：《周书》卷42《列传》，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第14页。

且笔者发现,刘澄之之弟刘琨之,亦曾被追赠黄门郎,南梁沈约《宋书》、唐李延寿《南史》及宋郑樵《通志》均有详细记载:

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有宝琴,左右犯其微,诞罚焉。琨之谏诞曰:“此余宝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为宝,不以珠玉为宝,故王孙围称观父为楚国之宝,未闻以琴瑟为宝。”诞怏然不悦。诞之叛,以为中兵参军。辞曰:“忠孝不得并,琨之老父在,将安之乎?”诞杀之。后赠黄门郎。^①

澄之弟琨之,为竟陵王诞司空主簿。诞作乱,以为中兵参军,不就。繫系数十日,终不受,乃杀之。追赠黄门郎。^②

因此,刘黄门其人究竟是谁,尚不能确定。

三 后人整理陆澄《地理书》之成绩

(一) 南梁任昉续增《地理书》,为《地记》252卷、《地记书抄》9卷。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年四岁诵古诗数十篇,十六举秀才第一,拜齐太常博士。辞章之美,冠绝当时。为梁宁朔将军,义兴、新安太守。据文献记载,任昉曾续增陆澄《地理书》,为《地记》252卷。清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南北朝《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齐吴陆澄合《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为此书。义兴太守任昉又增八十四家,为《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撮其要为《地记书抄》九卷。”^③ 清毛永柏修、李图纂咸丰《青州府志》:“《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以为此记。其所增旧书亦多零失,见存别部行者惟十二家。”^④ 任氏《地记》亡佚,今不得见,仅在《太平御览》《水经注》《太平寰宇记》等书中有零散佚文,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有辑佚。

(二) 清徐乾学、姚振宗、俞樾三家评陆澄《地理书》。后代学者还注重通过对陆澄《地理书》进行比较和评判,探讨其学术价值。清徐乾学《憺园文集》:“晋、宋、齐、梁载籍杂出,惟陆澄《地理书》一百四十卷、任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号称专家,然与唐初五十余种皆湮没弗传。”^⑤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杂传、地理总集为书者,自齐陆澄始。”^⑥ “专家”“地理总集”之称,是后人给予陆澄《地理书》的较高评价,体现出后人对陆澄《地理书》学术价值的认同。清俞樾作“江建霞灵鹫阁丛书”《序》,赞灵鹫阁丛书“日新月异,无美不臻”,与四库一起“不愧丛书之名”;相较而言,则“若马总意林所集百有七家,皆是子书,陆澄《地理书》所集百六十家,止于地理一类,皆未极丛书之大观矣”^⑦。俞氏之言未免吹毛求疵。陆澄为地理学者,《地理书》本为专门之书,所处时代背景亦不似清乾嘉时期,四库之修,乃倾全国之力,网罗煌煌文献,共襄文化盛举,二者岂可相提并论?

① 李延寿:《南史》卷13《列传》,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第9页。

② 沈约:《宋书》卷51《列传》,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第21页。

③ 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191《艺文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1页。

④ 毛永柏修、李图纂:咸丰《青州府志》卷33《艺文考》,清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3页。

⑤ 徐乾学:《憺园文集》卷35《杂著》,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第16页。

⑥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20《史部》,第24页。

⑦ 俞樾:《春在堂杂文》6编卷7,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春在堂全书》本,第33页。

(三) 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辑佚《地理书抄》。王谟(1731—1817),字仁圃,一字汝上,江西金溪县临坊人。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雅慕郑、马之学,“志专撰述,不欲为令,请改学职,授建昌府学教授”^①。毕生搜辑考订,辑刻《汉魏丛书》《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编著《江右考古录》《豫章十代文献略》等书。《汉唐地理书钞》辑佚书249种,其中就有陆澄《地理书抄》。王谟依据“传惟《御览》《寰宇记》,并引陆氏《书抄》”^②,因此,仅从二书搜考,辑得3条。内容不多,兹备录于此:“襄阳无襄水。”“筑水会沔水之处为筑口。”“袁府君圮造长桥,后汉人也,晋代周处少时斩长桥下食人蛟之处,其桥有一十二间。”

经查,此3条佚文所自文献均有“陆澄《地理抄》”等相关文字,可以确定为陆澄《地理书抄》佚文。

(四) 清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辑佚《地理书》。清代学者章宗源亦曾对陆澄《地理书》及《地理书抄》进行辑佚。章宗源(?—1800),字逢之。浙江山阴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以对策博瞻发科,益好学,积十余年,采获经史群籍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十余笈。”^③撰《隋经籍志考证》,仅存史部5卷。《隋经籍志考证》云:

《水经·济水注》:“吕尚封于齐郡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文选·赭白马赋注》:“《洛阳故宫》曰:‘广望观,临金市。’”《左太冲咏史诗注》:“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江文通杂体诗·竟陵王行状注》同。《曹子建赠徐幹诗注》:“迎风观在邙。”《子建七启注》同。《艺文类聚·水部》:“茱阳有浪荡渠。”《北堂书钞·礼仪部》:“卫青尚平阳公主,后与主合葬,冢在华山,葬时发土,得铜椁一枚。”并引《地理书》,不著撰名。任昉、刘(误,陆)澄并有《地理书钞》,此所引不著撰名,则未能定为陆澄之书,附此存考。^④

《地理书抄》二十卷,陆澄撰。《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阳义县前长桥,袁府君造。”《山南东道》:“襄阳无襄水。”又:“筑水会沔水之处,谓之筑口。”并引陆澄《地理书抄》。^⑤

经笔者考证,佚文“吕尚封于齐郡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条,虽然在《水经注》卷8《济水注》中无法确定撰者,但在清惠栋《左传补注》卷5、《后汉书补注》卷23及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22中亦有记载,且3处佚文前均有陆澄之名,可以确定为陆澄《地理书》佚文。其余8条佚文,如章氏所言:“未能定为陆澄之书。”

章宗源还对部分史志关于《地理书》记载不一致之处进行解释。“《史通·书志》篇曰:‘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唐志》一百五十卷,《隋志》有《录》一卷,《唐志》百五十卷乃合《目录》言之。”^⑥

(五) 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考证陆澄、任昉、刘黄门三家《地理书抄》。姚振宗

① 许应鑠修、谢煌纂:光绪《抚州府志》卷60《人物志》,清光绪二年(1876)刊本,第21页。

② 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2006年,第184页。

③ 周家楣修、张之洞纂:光绪《顺天府志》卷102《人物志》,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38页。

④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第24页。

⑤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第29页。

⑥ 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6《地理》,第24页。

(1842—1906), 字海槎、金生。浙江山阴人。恣览群书, 博稽书目, 深究考证, 著《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籍志考证》等, “能订宗源之失……目录之学, 卓然大宗论者, 谓足绍二章之传”^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 南梁庾仲容所抄《地理书》20 卷, 即是陆氏之书。新、旧《唐书·艺文志》所载“《杂记》十二卷”, 或是陆氏之书:

《地理书钞》二十卷, 陆澄撰。陆澄有《地理书》, 见前。章氏考证《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山南东道, 并引陆澄《地理书钞》。案《梁书·文学·庾仲容传》: “仲容钞众家《地理书》二十卷。”疑即钞陆氏之书, 此或是欤? 两《唐志》有《杂记》十二卷, 似即此书。以二十为十二, 误倒其文也。^②

姚氏认为, 任昉撰《地理书钞》9 卷, 任昉有《地记》, “两《唐志》有《杂地记》五卷, 似即是书之残帙”^③。姚氏还认为, 章氏“以《水经注》称刘中书误记为黄门”, 误, 疑撰“《地理书钞》十卷”之刘黄门“是梁刘瑀”^④。姚氏认为, 后人在传抄诸家《地理书》过程中, 省并复重, 失注撰者姓名, 以致有今日之惑:

案: 陆、任二家所集, 但依其前后远近, 编而为部, 有如今之丛书, 重复互见, 时所恒有。后人钞节其书, 省并复重, 故有上三家《书钞》, 而失注钞撰者姓名耳。《(唐) 艺文志》有《地理志书钞》十卷, 即此书也。^⑤

(六) 刘纬毅等《汉唐地理总志钩沉》辑佚《地理书》《地理书钞》。今人刘纬毅等著《汉唐地理总志钩沉》^⑥对陆澄《地理书》进行辑佚, 得佚文 8 条, 按其原文编号具录如下:

0961 《洛阳故宫》曰, 广望观, 临金市。(《文选》卷 14 颜延年《赭白马赋》注)

0962 荣阳有浪荡渠。(《类聚》卷 9《水部下·渠》)

0963 秦始皇葬于骊山, 以明月珠为日月, 以鱼膏为脂烛, 金蚕三十余簿。(《书钞》卷 94《礼仪部·冢墓》注)

0964 卫青尚平阳公主, 后与公主合葬, 冢在华山, 发得铜棺一枚。(同上)

0965 迎风观在邗。(《文选》卷 24 曹子建《赠徐幹诗》注)

0966 吕尚封于齐郡薄姑。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 近济水(《水经注》卷 8《济水注》)

0967 筑水会沔水之处, 谓之筑口。(《太平寰宇记》卷 145《襄州·谷城县》)

0968 襄阳无襄水也。(《太平寰宇记》卷 145《襄州·襄阳县》、《御览》卷 63《地部·涑水》)

① 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72《文苑二》, 1928 年清史馆本, 第 14 页。

②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 21《史部》, 第 24 页。

③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 21《史部》, 第 24 页。

④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 21《史部》, 第 24 页。

⑤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 21《史部》, 第 24 页。

⑥ 刘纬毅:《汉唐地理总志钩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 年。

《地理书抄》3条:

0969 河东龙门城西对夏阳之龙门山,后魏置龙门镇于此。(《读史方輿纪要》卷41《蒲州·龙门城》。本条引据“陆澄曰”,姑录于此)

0970 冢岭,即驩举山。(《读史方輿纪要》卷124《川渚四·导洛》。本条引据“陆澄曰”,暂录于此)

0971 (长桥)袁府君玘,后汉人也,造此桥。即晋周处少时斩长桥下食人蛟,即此处也。其桥有一十三间。(《太平寰宇记》卷92《常州·宜兴县》;《輿地纪胜》卷6《常州·景物上》意同而文异)

《汉唐地理总志钩沉》所辑佚文11条,除却0967及0968两条已为清王谟所辑外,其余9条称得上是新成果。但是,仍然有3个问题值得商榷。首先是不同撰者《地理书》的混淆问题。《钩沉》所辑0961、0962、0964、0965条还同时出现在了《钩沉》中晋皇甫谧《地理书》佚文中,编号分别为0305、0306、0307、0308,且0961、0305断句标点不一。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年二十,不好学,受叔母任氏教化,乃勤学苦读,博览经史,著述为业。著《帝王世纪》《地理书》《玄晏春秋》等。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卷2记载:“皇甫谧《地理书》。”陆、皇甫二人《地理书》前后相距约200年,均佚。想是由于《汉唐地理总志钩沉》作者有刘纬毅、郑梅玲、刘鹰3人,各自分工不同,所以0961、0962、0964、0965四条佚文才被重复辑于不同佚书下,这也是众手成书容易出现的问题。至于断句标点,笔者以为,根据0961条所在上下文,其断句标点应作如下更为妥当:《洛阳故宫》曰:“广望观,临金市。”

其次,8条佚文中,根据前5条即0961、0962、0963、0964、0965所列引用文献,无法确定此5条是否为陆氏《地理书》佚文。由于这4条佚文在文献中被引用时仅作“《地理书》曰”“《地理志》云”等,并未提及作者,因而,无法确定其到底是陆氏《地理书》还是皇甫氏《地理书》。对此问题,前引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6内容已有相关论述。笔者根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尚不能断定这4条佚文是属于陆氏还是皇甫氏之书。至于0966条,虽然可以确定是陆氏《地理书》佚文,但所据征引文献《水经注》卷8《济水注》原文也并未提及陆澄之名,无法作为论据。经笔者查阅资料,应将其更为《左传补注》卷5、《后汉书补注》卷23或《后汉书集解》卷22为是,此三书佚文前均有陆澄之名。而0967、0968条,应为陆氏《地理书抄》佚文,而非其《地理书》,上述王谟辑佚成就便是明证,章宗源《隋经籍志考证》卷6已有“引陆澄《地理书抄》”相关论述,下面佚文补考关于长桥内容征引文献亦可作为章氏之言的论据,此不赘言。

最后,0971引文不准确。据核《太平寰宇记》原文,应为:“袁府君造此桥。后汉人也,即晋代周处少时斩长桥下食人蛟,即此处也。”(《太平寰宇记》卷92)

四 《地理书》及《地理书抄》佚文补考

笔者查阅资料,除去上述王谟、章宗源、刘纬毅等所辑佚文外,尚存在有可能为二书佚文者,仅云“陆澄曰”或“陆澄云”,无法断定是否出自陆氏《地理书》及《地理书抄》,抑或是《吴地记》。另,此二书曾被众多文献引用,由于古人在引用文献时并无统一的学术规范,且无标点区分,无法确定是直接引用还是转述引用,难以窥见引文的原始文本究竟如何,如前文所提

“袁府君造”之长桥，各文献文本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原文条列如下：

陆澄《地理抄》云：后汉人袁府君造此桥，晋人周处少时斩长桥下食人蛟，即此处也。（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6）

陆澄《地理抄》云：袁府君造此桥。后汉人也，即晋代周处少时斩长桥下食人蛟，即此处也。（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2）

陆澄《地抄》云：汉邑令袁玘建。南唐徐铉记桥亦云东西四十尺，南北二百五十。（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3）

陆澄《地抄》：“桥创自东汉袁府君玘，即晋周处斩蛟处。”（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5）

陆澄《地理钞》云：创自后汉袁府君玘。（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87）

陆澄《地理抄》云：袁府君名玘，后汉人也，造此桥，其桥有一十三间。（清许鸿盘《方舆考证》卷45）

笔者以为，既为辑佚，首要之学就是还原佚书本来面貌。有鉴于此，笔者依据佚文所表述的中心内容，从各文献中逐条分类进行辑录，不作节取，附此存考。

一是关于阳桥。

陆澄曰：“博县有阳桥，盖地名，无桥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1、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11）

二是关于晋昌郡。

陆澄曰：“桓温平蜀，集巴汉流民，立晋昌郡于上庸之西，云白马。”（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9）

三是关于冢岭山。

陆澄曰：“即谨举山也，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卷246）

陆澄曰：“即谨举山也。”王氏通释。（清沈青崖雍正《陕西通志》卷12）

陆澄云：“冢岭山即谨举山。”（清许鸿盘《方舆考证》卷37）

四是关于郊禊石。

陆澄云：“晋武帝郊禊石也。”（清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卷30）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本文责编：詹利萍